

泥泞

陈丽斌

这雨,仿佛不曾停歇。我倚在窗前,耳际是连绵不绝的雨声,望着窗外坠落的雨珠,思绪不由得飘向矿区门口那条正在修整的路——连日雨水冲刷,想必早已是一片狼藉。

果不其然。踏出矿区大门,潮湿混着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矿区门口正在施工的路段,被雨水泡成一条浊黄软塌的泥带。连日修路本就翻松了土层,经雨水反复浸润,泥土彻底泡透,化为稠厚沉郁的褐黄泥浆。路面坑洼的低处积起一汪汪浑水,雨滴在水面砸出细碎的涟漪。车辆碾出的深深车辙灌满泥浆,让人不敢轻易下脚。

我站在大门口,看着眼前的烂泥浆,一时踌躇不前。跨出这第一步,着实需要几分勇气。往前走便是一片混沌难测的泥沼。软塌的泥浆看不出深浅,浑浊积水掩盖住路面沟壑,让人无从落脚。寻常鞋根本经不起这般折腾,一旦踏进去,很快便会裹满泥垢,浸透冷水。

望着眼前这片沉滞翻涌的泥泞,我转身折回宿舍,寻来一双雨鞋换上。厚实的橡胶裹住双脚,隔绝了地面透上来的湿凉,也算为这一段举步维艰的路途,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再次折返门口,心境已然不同。褪去最初的迟疑怯懦,心底多

了一份坦然。我抬步踏入泥泞,软泥即刻裹住鞋底,沉坠而黏滞。每一步落下,泥水便在鞋边发出沉闷的闷响。深浅交错的泥地牵绊脚步,走得缓慢费力,细碎泥浆不断溅起,一层层晕开厚重的土黄。我小心避开深陷的泥洼,拣选尚且坚硬的土埂落脚,在绵绵雨幕之中,慢慢穿过这片狼藉的施工路段。

饭后,我回到宿舍。脱下沾满泥浆的雨鞋放在门边,浑浊泥水顺着鞋边缓缓流淌,在光洁的地面洒出一道道狼狈湿痕。屋内静谧整洁,屋外却是风雨肆意搅扰的泥淖,内外景象反差强烈。即便身子已经安坐室内,心神却依旧流连在门外那片被雨水浸透的道路上。

泥泞总带给人纠缠黏滞的体验,行路之中处处是阻碍。可它也不加遮掩,把大地最粗粝的本相展示于人眼前。完好平整的路面,能够把地下坑洼、翻掘的创面尽数遮盖,行人只享一路通畅,看不见底下真实的境况。而矿区雨后这片泥浆,将修路开挖之后所有粗糙与破碎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现实里的难处,就这般赤裸裸摆在

每一个过路者面前。

雨依旧绵绵不绝。工地上工程机械静静停在雨里,等待天晴复工。我心里明白,眼前这番遍地狼藉不会永久停留。待到雨停水收,修路工作会继续推进,泥浆渐渐风干固结,压路机重新碾过路基,行人照常往来,车辆再次呼啸驶过。用不了多久,人们或许就会淡忘雨天这番行路的窘迫。

但雨水并不会白白来过。被雨水浸润冲刷过的土层,土质变得疏松温润。等阳光重新洒落,墙角石缝里那些顽强生长的野草,便会承接这份来自泥土的滋养,长出愈发苍翠蓬勃的模样。

矿山的建设,本就免不了破碎与重建。眼前的泥泞,正是改造路上无法回避的阵痛。大雨洗去夏日燥热,喧嚣浮躁沉降于泥土之下,化作无声的动力。眼前短暂的泥泞不堪,不是无谓的煎熬,而是在为日后通畅大道积攒力量。

这么想来,眼前这片泥泞,便不全是惹人厌烦的困境。它有属于大地的秉性,更藏着矿山建设朴素的启示。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范仲淹的岳阳楼

杨 丽

掩卷,我醒来,也斜着窗外

风雨中的岳阳楼,起身

一座属于他的岳阳楼,也重建

它是纸质的,悬浮在另一个洞庭湖

水域八百里,芦花无垠

荆棘中转身,楼梯上

擦身而过许多明清书生

要登到第几层,能看清自己的荆棘和逢生

朝代不同的人,都曾在这里孤独凭栏

而同一颗南方的星辰始终照看着我们

(作者单位: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



菊韵花屏

张美丽(屯兰选煤厂)



太阳石

国庆感怀

武建维

站在鲜红的国旗下面
我们的心脏和你一起跳动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是赤诚的炎黄子孙
用内心无限的爱
从血液里头捧出
无尽忠诚
将神州大地建设描绘

仿佛披上了绚丽彩虹
在光芒四射
天地间
我们是一列列前进的队伍
朝着未来、创新和飞跃
唯有骨子里的信念
传承着精神和希望
深情地告诉我们
大美中国
万岁中国

对于红色的信仰
缘于一场场血与火的拼搏
和平的国度
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是安宁温馨祥和

七十七年后的今天
我们还记得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升起的国旗
从那一刻起
头颅抬起来了
脊梁挺直了
红色的基因
在新时代
辉映着新的二万五千里征程

(作者单位:马兰选煤厂)

藏路追忆

张慧娟

迎面而来的是雾,渗进车厢暖风的浓雾,有像传统藏式酥油茶一般的清晰的云,无论是从哪片记忆想起,你都绕不开这团进藏路上一定会遇到的云。先是在你眼前散开来,然后你才会看到:起伏的草地,随处可见的牦牛,以及不愿示人的鼠兔,还有遇到了往往能引起哗然的藏羚羊……

那是横亘在我生命中的一条路,因为那时的我总在行走的路上,我乐意如此。

下车了,哪里不能下车呢?顾上左右,是五彩的山,是飞扬的唐卡,留住了从世俗而来的莽撞机械,像一个锚点,吸引着四海的旅人。我却不过多停留,远处有一片断崖,

径直向前欲纵目。忽闻犬吠,心中一惊,不知是怯于这天地恢宏,还是恐误入人家院落招致冷眼,略有退缩,精美的白色帐篷前有一只壮硕无比的狗儿,我在凝神打量,“扎西德勒”一个浑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身是一个身着民族服饰的大叔,面带微笑,驱散了我的紧张和怯懦,我用它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的语调回复“扎西德勒”,略做寒暄便各自离开,一次偶遇,是记忆中的过客。

行驶在长蛇般蜿蜒的公路,成片的牛羊像巧克力撒在香草冰激凌一般的点缀。

贴着绝壁,低头便见到曾在,地理书中有过一面之缘的雅鲁藏布

江,崖壁,沙土,江水,统一的黄色系,好像大地的肌肉与脉搏,在这片生机中行走,伴随着江水卷起的白浪,伴随着公路的蜿蜒,一个个如紧绷的肌肉般隆起的巨石,我贪婪的想记住这一切。

进藏之路,搭车是常有的,走了一段路途,扔了些许辎重,图中搭载了一位前往庙宇的僧人,面若古木,眼睛炯炯有神,这趟算不得安全的旅行,我提心吊胆了好些时日,僧人吟诵经文恍入古刹,原是为我们进行祈福,我不懂藏文,但平静了内心。

前方又是一马平川的荒漠,与江水结识前的世界一样平静,也还是那雾,但不再冷清,愈发浓了。

(作者单位:屯兰选煤厂)